

中國常用成語典故
名言故事源流辭書



051127

中國常用成語典故 名言故事源流辭書

(上卷)

若鷹 稚雁 大力 小英 編著

趙子旭 審校



科工委字號802 2 00680857

《新青年》杂志社

一九八五·哈尔滨

中国常用成语典故
名言故事源流辞书

(上卷)

若鹰 稚雁 大力 小英 编著
赵子旭 审校

黑龙江省出版总社黑出管字(84)第041号
《新青年》杂志社出版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黑龙江省铁力印刷厂印刷
字数1120千字 开本1/32 印张6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定价(套): 8.00元

GF90/11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具有独创风格和资料较全的古代成语典故名言故事考释述本。最大特点是源出流向清楚，原文详略适度，故事情节丰富明瞭，考释贯通串讲之中，语言鲜明精炼，使用研究欣赏兼备，知识性、故事性、资料性紧密结合，避免了过去辞类书平面感之通病，给人以完整的立体感受。既可作为中等文化程度读者自学文史知识的补充读物，又可作为中小学教师、古典文学与历史学爱好者和国外汉学研究者之参考。

编 辑 说 明

《中国常用成语典故名言故事源流辞书》，是一部资料性、故事性、工具性结合的文史知识参考丛书。旨在发掘、继承我国古代民族语言文化遗产，光大、阐发优秀思想，褒奖善美，针砭丑恶；浏览查考，既可温故知新，教育感染，又可古为今用，增进论说修辞效果和文采。

本书以浩瀚的经、史、子、集和古今各种辞类书为素材，考释著名习用之历史成语典故和名言名句。每一条目内容丰富，包括：（一）源出书名、朝代与作者；（二）有关原文之节录或摘引；（三）概述故事背景、串讲原文和介绍语言环境；（四）引述之原文中凡涉及其他成语典故者，均逐一说明其源出、录释原文和叙述故事背景；（五）既考释“源”出，也廓清“流”向，按历史顺序尽力录释同一成语典故在不同朝代之使用（包括出处、原文及故事串讲）；（六）解释与源、流有关之作者、人名、地名、书名和生辟字句；（七）指明其在当代使用中的含义与注意要点。

本书避免了历代辞类书存在的平面感的通病等缺欠，发扬所长，避弃所短。通过串讲方法，使每一条目力图在相关资料上求全，相关内容上求深，相关背景故事上求清，考释上求准，源流上求序，文字上求简，使解释原文同概述故事背景相结合，介绍语言环境同注释相结合，力求每一条目内容之纵向、横向脉络清楚，给人以完整的立体感。

本书内容一切从有利于读者使用、运用出发，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老少咸宜。既可为自学文史语言遗产之捷径，查证典籍故事源流之工具，又可为阅读欣赏、提供辞语资源之佐证。从普及古代民族语言知识来说，本书可为青年读者之良师，中年读者之益友，也为专业工作者和老年读者案头翻阅之必备。既可作为电视大学、业余大学、函授刊授大学、老年大学、中小学教师及青年自学组织教学参考和教材辅助读物，又可作为国外汉学研究工作研究中国典籍之捷径。

本书是作者积二十多年读史籍笔记之整理，经多年八次增删易稿，始定为一千八百条，分为上、中、下三册。为精简页数，删去拼音检索、书名分类索引目录与几项资料性附录和一些条目。为使读者对中国古代成语典故名言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本书以作者《简论古代成语》论文代前言。

本书编辑出版，承蒙王运琛、曹福兴、金一民等许多同志帮助和支持，一民同志等还具体汇集资料、核订原文、助理编写，张连俊同志为本书封面题字，赵文贤同志设计封面，另几位同志也曾核对过一些资料，特此一并致谢。

基于许多条件所限，或有不当之处，尚希望读者指正，以利改进。

一九八五年三月

简论古代成语

——代前言

语言是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们认识和思维活动长期抽象化的结果。它通过词和句子记载、巩固下来，成为人们交往和社会发展的工具。

社会实践和人们认识的发展，要求内容更为丰富、涵义更为精辟、形式更为复杂的语言结构进行反映、概括和表达。成语在实现这一使命中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成语是由特定含义的词组或短句组成的语言单位。词组就是由两个以上的词按一定方式（如联合、偏正、动宾、主谓关系等）组合，表示复杂意思的一组词。但不是所有词组、短句都是成语。如“奇怪形状”就不是成语，只是词组，“奇形怪状”才属成语。

基于人们社会生活和改造自然的需要，适应当时历史条件的成语不断产生，有一些不断被淘汰，经过相当时间的推陈出新，一个成语的内容和形式基本稳定，为人们所惯用，就变成了历史成语。但随着时代和使用的不同，许多成语的含义也不断有所变化，或者贬意变成褒意，褒意变成贬意，或者被注入了新的内容。

先秦文学中所含丰富的民间语言、形象生动的比喻和寓意深刻的寓言，在成语发展史中占居重要位置。这主要是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关系比较紧张，频繁的外交活动要求善

于辞令，加之当时豪门贵族养“士”盛行，“士”皆以辩说为进身的主要手段。政治斗争的成败和个人的进退，往往立言于一旦。因而时人无不致力于语言技巧的研究，以增强说服力。这是我国成语语言得以丰富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渊源。

历史成语言简意赅，言近旨远，富有哲理性、故事性、概括性和音韵性，广泛应用于论说、讽颂和劝谏，可以说是我们民族语言特征的一个集中表现。尽管时代、社会发展和语言变化，但是许多有生命力的成语，一直被世代沿用，加工提炼，传留至今，对文学和思维发展影响也较大，今用成语中的大部分，仍然是继承或发展了的历史成语。我国历史文化悠久，汉字源远流长，成语在汉语中比重较大，流传深广，为世界语言文化史所罕见。

历史成语以它比拟、夸张、隐晦、形象、严谨、精炼等特有的语言风格，启示人们创造和运用语言阐明事理的种种方法。它可以提纲挈领、画龙点睛，如“一言以蔽之”“毕其功于一役”“为人作嫁衣裳”等等；可以概括解析、揭示本质，如“殊途同归”“纸上谈兵”“缘木求鱼”“望梅止渴”等等；可以使描述形象、对照鲜明，如“南辕北辙”“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等等；可以幽默讽刺、合理夸张，如“沐猴而冠”“黔驴技穷”“掩耳盗铃”“泪如泉涌”“垂涎三尺”等等；可以使比喻生动、音韵和谐，如“心猿意马”“势如破竹”“口若悬河”“逃之夭夭”“咄咄怪事”等等。成语能以出人意料的恰当、鲜明生动的形象、警辟严密的逻辑，表现相当复杂的现象，概括揭示纷繁事物与事理。发掘和把握历史成语，吸收有生命力的精华，对于继承我国民族语言文化遗产，光大阐发优秀思想风格，褒奖善

美，针砭丑恶，借古鉴今，温故知新，严密思维，修饰文采，美化语言，研究文史等等，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历史成语的定义与范围，历来众说纷纭。基本上是“窄化论”与“宽化论”两种主张。窄化论认为，成语应限制在有传说的、含典的、含义精辟、形式简洁、结构固定、音韵对仗、四言或字少的才能算是成语。宽化论认为，应当突破上述局限，把成语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单位，如名言名句、特定意义的词组、短句都应当是成语。我认为这两种主张各有长短。因为：过窄，易于限制成语的创造和应用；过宽，不利成语特点的发挥。既不收得过紧，也不放得过宽，道理上是对的，但总的说我认为宽化一点比过于窄化利多弊少，有利于使用者运用。只要有来源出处，事理统一，能表达完整思想，为人们所惯用，就可视为历史成语。譬如象“近水楼台先得月”（俞文豹《清夜录》），“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韩愈《杂说四》），“行百里者半九十”（《战国策·秦策五》），“醉翁之意不在酒”（欧阳修《醉翁亭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峻谷”（《卖柑者言》），“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论语》）等等，虽说是短句，但均已约定俗成、视为成语。

书面语言中的名言名句包容范围比历史成语更宽。许多成语典故也是名言名句，反之亦是。诸如：“良工不示人以朴”（《后汉书·马援传》），“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梁园虽好，终非久恋之家”（《西京杂记》），“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庄子·齐物》），“寒者利禄

祸，饥者甘糟糠”（《过秦论》），“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老子》），“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留侯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读书示子聿》），等等。出自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俚俗格谚中浩瀚如云的名言名句，词面稳定，涵义深刻，结构合理。典故是古代故事和有来历的词语，其与成语的关系可以说是语源与形式的关系。许多典故与名言都是成语重要组成部份。

历史成语的范围与来源，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神话与传说的概括。神话、传说大都是古人传下的民间口头创作，有些渐成寓言，进而概括为成语。诸如“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吴刚伐木”、“郢人之斧”、“为虎作伥”、“黄粱一梦”、“江郎才尽”、“尾生抱柱”等等。

二是对寓言故事的概括。许多寓言是从谚语、民歌、传说特别是论说中使用的比喻形成的。诸如“叶公好龙”、“愚公移山”、“庖丁解牛”、“邯郸学步”、“东食西宿”、“曲突徙薪”、“自相矛盾”、“扬布打狗”、“画蛇添足”、“畏首畏尾，身其几余”，等等。

三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情节的概括。这在历史成语中占有很大数量。基于使用者的需要和语言技巧之不同，形式和内容千差万别。诸如：“灭此朝食”，“先吞著鞭”，“狡兔三窟”，“困穷乞首现”，“庆父不死，鲁难不已”，“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士别三日即当刮目相待”，“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等等。

四是对经、史、子、集中名言名句之摘引，合成或简

化。这种情形在成语中也占有很大数量，其中许多也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情节的概括，有不少则是由这一成语的环境构成故事情节。诸如：“一目了然”，“唯唯诺诺”，“雪中送炭”，“如火如荼”，“自知之明”，“星火燎原”，“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治大国若烹小鲜”，“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衣带渐宽终不悔”，“君子可欺以其方”，“居安思危，有备无患”，“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于羽”，等等。

五是口头语包括熟语（谚语、俗语、格言、警句），在书面语言中最先使用。诸如“风马牛不相及”，“打破砂锅问到底”，“怀抱琵琶半掩面”，“巧妇难为无米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螳螂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黄雀栖于林不过一枝，鼯鼠饮于河不过满腹”，等等。古人传下的这类民间语言，是历史成语的一个重要来源。

历史成语的构成是多种多样的。从音节组成形式上说，可以是两音节的，如“牵肘”；三音节的，如“破天荒”；四音节的，如“鱼鲁虚虎”；五音节的，如“鲤鱼跳龙门”；六音节的，如“远水不救近火”；七音节的，如“赔了夫人又折兵”；八音节的，如“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也可以是多音节的句子，如“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薪舆”，“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少而为之”，“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一鸣则已，一鸣惊人”等等。多音节简化、少音节繁衍，与非四音节并存，变化无穷。从声韵构成上说，成语与韵律关系密切，讲究韵律对仗，如“小心翼翼

翼”、“卿卿我我”、“浑浑噩噩”等为重韵；“利令智昏”、“厉兵秣马”、“温故知新”等为双韵；“魑魅魍魉”、“牛鬼蛇神”、“望尘莫及”等为叠韵。就是多音节的句子，也讲究平仄关系，如：“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闻”，“明者远见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无形”，等等。从结构方式上说，主谓联合如“心猿意马”，动宾联合如“防微杜渐”，偏正联合如“前倨后恭”；主谓结构如“胸有成竹”，动宾结构如“虚有其表”，偏正结构如“中流砥柱”，等等。一般词组语法关系简单，而成语内部关系复杂。如“上下其手”，“上下”为联合关系，“其手”为动宾关系，“上下”与“其手”又为偏正关系。一般说，结构关系越是复杂，内容涵义越是宽阔。从修词手法上说，以比喻构成者居多，如“如火如荼”、“星火燎原”、“隔靴搔痒”、“越俎代庖”、“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等等。成语修词手段丰富，可以满足各种修词效果。如夸张（“垂涎三尺”）、摹拟（“危如累卵”）、映衬（“曲高和寡”）、对偶（“切磋琢磨”）、借代（“对牛弹琴”）、排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顶针（“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双关（“同不同，异自异，是谓大同而小异”），等等。把握成语基础知识，对强化论证，完善表达，提高修词效果，都有重要作用。

从内容上说，有相当一部分历史成语，需要解释其典故来源，否则难以从字面上完全理解。诸如：“上下其手”，“瓜时而代”，“伪游云梦”，“名落孙山”，“司空见惯”，“程门立雪”，“爱屋及乌”，“逢人说项”，“染指于鼎”，“无愧于屋漏”，“有怀投笔，无路请缨”，“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世无洗耳翁，谁知尧和跖”，“人

皆集于蔑，于独集于枯”，“廉公思赵将，吴子泣西河”，等等。但大部分是既有典故来源字面意义又比较容易理解的，如“一孔之见”，“知人善任”，“前倨后恭”，“尔虞我诈”，“如坐针毡”，“扬扬自得”，“想入非非”，“筑室道谋”，“走马看花”，“千里送鹅毛”，“不为五斗米折腰”，“环顾左右而言他”，等等；然而如果解释这些成语的典故来源和故事环境，就会对其内容含义更有深刻、立体感受，在语言材料的运用上收到融汇贯通、由此及彼之效。有一些没有典故性质的成语，字面意义也易于理解，如“异曲同工”，“勾心斗角”，“萍水相逢”，“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足将进而趋起，口将言而嗫嚅”，等等，但如果解释其来源及其语言环境，则会更有助于把握和使用这些成语材料，对于不能全文阅读历代文选的同志掌握语言材料有所裨益。

从沿用上说，成语随着时代、社会、知识、认识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大致可有几种情形：一是原词原义沿用的，如：“人定胜天”“三令五申”“出人头地”“过犹不及”“不识之无”“张冠李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等等。二是原词变义沿用的，如“脱胎换骨”，初谓超脱尘世的迷信传说（《列仙传》），继而指文章作法（《抱朴子》《冷斋夜话》），后来成为政治术语。“狗尾续貂”原为讽刺封爵混乱（《晋书·赵王伦传》），后来用于谦词。“网漏吞舟”初谓宽大无边（《史记》《汉书》），继而用以比喻才华超群（《说苑·德政》），后又用以形容“德政”（《与陈伯之书》《晋书·顾和传》）。“大放厥词”（《祭柳子厚文》）原为褒意，称赞柳宗元文章净莹剔透、闪烁其辞，后变为贬意。三是变词原义沿用的，如“掩耳盗

铤”原为“掩耳盗钟”（《吕氏春秋·自知》），“得心应手”原为“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庄子·天道》），“矫枉过正”原为“矫者不过其直弗能正”（《春秋繁露》），“授人以柄”原为“授楚其柄”（《汉书·梅福传》），“银样蜡枪头”原为“银样镞枪头”（《西厢记》），等等。四是变词变义沿用的，诸如：“明哲保身”，原为“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诗经·大雅·烝民》），系指智明是非、择安去危、侍君处世的道德准则，后谓回避矛盾的好人主义态度。“我行我素”原为“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中庸》），系指封建等级伦理观，后喻任意孤行。“打破砂锅问到底”原为“打破砂锅鑿到底”（扬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指秦晋陶器质量不好，砂锅上沿一裂，缝隙就裂到锅底，后来用以比喻刨根问底的求实精神。

历史成语的运用，有易词、移序、拆离、合成、添生与引伸、注新与转义、扩充与删减、抽换与协调等许多方法，这是成语发展的一种规律。但是有的语言学者主张对其进行易词，使之通俗化，如主张把“居心叵测”改为“居心难测”，“开门揖盗”改为“开门迎盗”，“分道扬镳”改为“分道扬鞭”，“以讹传讹”改为“以误传误”，“箪食壶浆”改为“担食壶浆”，“不以一眚掩大德”改为“不以一疵掩大德”，等等。笔者以为这样易词主张是不妥当的。每一历史成语典故名言都有其产生的时代、历史、社会条件和语言环境，合乎规律的成语活用是成语发展的必然，如基于语言环境需要把“瓜时而代”用作“瓜期而代”，把“先斩后奏”用作“先奏后斩”，把“扬汤止沸，莫若去薪”用作“止沸去薪”，把“曲突徙薪”用作“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等

等，这是合乎规律的。但绝不能把“卧薪尝胆”改为“卧柴尝胆”，这样会破坏民族语言风格特点，造成引用、解说、涵义上的混乱，不利于古为今用，也有违于语言发展的推陈出新。

成语之演化，除词面涵义无变化沿用和故事事件概括者以外，很大部分是渐次被加工改造、演化衍义而成的。有的是移序，如“锦上添花”是从“添锦上花”（王安石《即事》）移位而成；有的是扩充，如“披肝沥胆”是由“披肝胆”（《后汉书·路温舒传》）填词构成；有的是截取合成，如“瓜田李下”是据“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古乐府·君子行》）截并的，“尸位素餐”是从“尸位”（《尚书》）与“素餐”（《孟子》）合成的。有的则是删繁就简，如“排忧解难”，是从“排患释难解纷乱”（《战国策·赵策三》）简化的。许多定型词组都是长期演化而成的，如“欲擒姑纵”，语意可追溯至《老子·三十六章》“将欲夺之，必固与之”；《鬼谷子·谋篇》作“纵使复战，七擒七纵”；至《太平天国·文书（附一）》始有“欲擒先纵，欲急姑缓”。这种情形在成语发展史中是多见不鲜的。

最后，我想还有必要谈谈关于历史成语的“源流”问题。一般说，成语应以定型词组最早出处为“源”，后来变通使用为“流”。但也不尽然。有不少定型词组是源于最早的其他词组或未定型词组，这个后来习惯上使用的定型词组则是“流”而不是“源”。类书编者或引用者常常出现的“以流为源”的情形是多方面的，不能一概而论。诸如：

有的取材于定型词组，则以其为“源”。如“运筹帷幄”，最早见于《汉书·高帝纪》：“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但汉高祖这个话，是东汉班固变

通抄自《史记·高祖本纪》中的“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去掉了一个“策”字。这既可以说“运筹帷幄”源于《史记》定型于《汉书》，也可以说源于《汉书》。我以为不能把说源于《汉书》的，就认为那是“以流代源”。这种情形是不少的，象“明察秋毫”这个话，源应是《商君书·弱民》中的“今离婁见秋毫之末，不能以明目见人”。后来《孟子·梁惠王上》作“明是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薪典”。说“明察秋毫”源于《孟子》，不为不可。再如“倾国倾城”这个话，一见《汉书·孝惠李夫人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一见《西厢记·四折》：“小于多愁善病身，怎当他（她）倾城倾国貌”。前者未定型，后者为定型词组，是取材不同的问题，不能说“倾国倾城”源于《西厢记》就是“以流代源”。再象“刚愎自用”这个话，也可以说源于北宋苏轼《谢宣召入学士院状》中说的“知臣刚褊自用”，因为是苏轼首次把“刚愎”（见《左传·宣公十二年》：“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和《韩非子·十过》：“鲍叔牙为人，刚愎而悍”）与“自用”（见《尚书·仲虺之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合并而成为一个词组的，“褊”（狭隘）与“愎”（倔强、执拗）的意思相近。不能说“刚愎自用”源于“刚褊自用”就是“乱源”。

有的可能是由于编引者“鲁鱼亥豕”之举造成源出上的差错。如说“摇摇欲坠”之源是《淮南子·兵略训》中的“推其摇摇”，并说高诱注有“摇摇，欲卧也”，说“卧”字是“坠”之讹。《兵略训》原文是“推其旛旛，挤其揭揭”，高诱注“揭揭，欲拔也”。如说“摇摇”，源应是《诗经·王风·黍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后来《归去来辞》有“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所据字句有所不同版

本，是常有的，不能称此为“乱源”。鲁鱼亥豕之误，古亦有之，如读史者曰：“三豕涉河”，孔子弟子子夏纠正说“已亥也”（见《吕氏春秋·察传》）。当然这里不是提倡允许差错，而是说古往今来此情此举在所难免。

有的则是属于编引者阅读古籍的广度不够，因而误流为源。如说“趋炎附势”源于元代成书的《宋史·李垂传》中“焉能趋炎附热，看人眉眼”，其实定型词组在宋代成书的《朱子语类·春秋·纲领》中已有：“左氏之病，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文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滑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再如人们往往把苏轼《前赤壁赋》中“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句，作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一成语之源，如过细考究，这在宋人黎清德《朱子语类》中已有“源头只管来得不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种情形也是常见不鲜的。浩如烟海的古代书面语言材料，少数人的精力难以完全通读熟记，专门家一经发现就加以校正是应当的。

我以为重视成语“源流”的根本意义应当在于：了解成语产生的历史背景环境，认识成语的发展变化，领会成语的内容涵义，懂得成语的现实价值，把握成语的实际应用。如果丝毫不了解一个历史成语的源出典故，不懂得一个成语形成发展变化，就难于历史的、立体的、恰当的把握运用，特别是不利于成语的活用。

基于上述种种，本书不进行“源”“流”的纷繁考证和烦琐的注释，而一切从有利于使用角度出发，尽可能找到每条历史成语的最先出处（即通常所说的成语之“源”），保持本条成语直接有关的原文之完整，特别是注重讲清背景和故事梗概，同时尽可能把后来使用同一成语的其他出处与原文选